

弧上的舞者

土

卷

梁晓声 著

二〇〇四·海口

南海出版公司

I247.5

167/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弧上的舞者/梁晓声著. —海口:南海出版公司,
2004.4

(梁晓声中篇小说自选集. 土卷)

ISBN 7-5442-2737-5

I. 弧... II. 梁... III. 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29403 号

HU SHANG DE WUZHE

弧上的舞者(土卷)

作 者	梁晓声
责任编辑	刘一民 李 伟
责任校对	刘 方 战 宏
封面设计	吴 进
出版发行	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:(0898)65350227
社 址	海口市蓝天路友利园大厦 B 座 3 楼 邮编:570203
电子信箱	nhcbgs@0898.net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北京迪鑫印刷厂
开 本	880×1230 毫米 1/32
印 张	14.5
字 数	350 千
版 次	2004 年 4 月第 1 版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~5000 册
书 号	ISBN 7-5442-2737-5
定 价	26.80 元

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出版前言

梁晓声是一位怎样的作家，早已有了种种较为普遍的公认。《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》、《今夜有暴风雪》、《雪城》、《年轮》，使他成为“知青文学”的奠基人；《父亲》、《母亲》、《表弟》、《又是中秋》、《黑纽扣》、《白发卡》，使他成为“亲情小说”的代表性作家；而《民选》、《沉默权》、《档案》、《发言》、《学者之死》等等，是他直面现实又特别深刻的中篇力作，证明他始终恪守着关注现实的文学主张……

所以1984年曾被人言为“梁晓声年”。

所以某报公开评选“感动中国的十位作家”，梁晓声榜上有名。

所以他被称为“平民作家”。

所以他被誉为“中国的巴尔扎克”……

不管以上评价是否得当，不管梁晓声本人作何想法——我们都义无反顾地决定了出版他的中篇小说选集。并且相信，许多读者，肯定是期待着有出版社作这样的决定的，以满足他们了解梁晓声中篇小说创作全貌的愿望的。

当我们在作家本人的配合之下真正开始做这一件事后，确实有些惊讶——想不到他二十年间，竟写出了六十余部中篇小说！在数量上，他毫无疑问是中国当代创作中篇小说最多的作家之一。而在题材之广泛，风格之多样方面，也显然是令人刮目相看的。在他的中篇小说里，从知识分子到大学生、到工人农民、到刑警和罪犯、到各个时期各种各样的女性形象，林林总总的，组

成了一幅梁晓声笔下的中国社会的文学式的“清明上河图”。或者说，我们编辑梁晓声的这些中篇小说时，真的联想到了巴尔扎克的《人间喜剧》……

作家梁晓声曾在他的一篇创作谈中形容自己是“置身弧上的写作者”，他以“弧”比喻文学的人文品质和人文立场。

故我们也用他自己曾写过的文字作为他这一套中篇小说集的总名——《弧上的舞者》，在我们看来，那“弧”也是由稿纸的格子组成的。他是中国目前极少的仍坚持用笔写作的作家，而笔，是他惟一的伴舞之物。在稿纸格子组成的“弧”上，这一位作家，仍不倦地睽注着现实，仍不倦地舞着，舞着……

2003 年 12 月末

自序

首先我要感谢南海出版公司决定出版我这一套五卷本的《梁晓声中篇小说自选集》。

此前，我一直没有出版过全部是中篇的选集。然近二三年，盗版我作品的书是分明的更多了。仅我自己见到了并且买下了的，便已有十来种。每一本都六七百页，很厚。当然，字也很小。篇目随意组合，五花八门。前几天，有读者从外地寄来一本我的书，要求我签上名再寄给他。那本书是《爱与恨的交织》。而我并没写过这么一部长篇。粗略翻看了一下，一个字都不是我的。却印着我的照片、我的自传，还有一篇模仿我之文笔写的自序。好在书的内容倒也“干净”，未将太多色情或曰情色的描写冠在我的名下，还算给我留下点儿面子。心中不免困惑，是谁人所为呢？一本起码算得上正经的书，似乎也犯不上非盗用我的名字出版不可呀？

作家本人充当反盗版的斗士是难以想像的，也显然是自不量力的。

为对读者负责，遂萌出版选集之念。这种体裁那种体裁，大致一加，二十余年竟写了千余万字，只能逐步地出版。

曾发现南海出版公司出版过我几位同行的书，觉有特色。打长途电话问他们：可愿出版我的一套中篇选集，二百余万字，大约得出五本。

他们回答需开编务会研究研究。

而我，一忙，竟将此事又抛于脑后了。

几天后，南海出版公司竟派编辑登门，并且带了出版合同……

我的中篇部分的创作成果，终于可以交付一家完全值得我信赖的出版社集中出版了，这等于是南海出版公司鼎力相助，与我共同对于盗版作出了一种能动性的反应。感谢二字，乃出肺腑。

接着我还要感谢这一套书的责任编辑。感谢为出版这一套书忙碌的南海出版公司的一概青年朋友。

我对于我的中篇创作成果，是颇自信的。一加整理，竟已写了六十余篇。这套集子，选了三十多篇。有少数几篇，写于八十年代。依我之意，要抽下。而编辑们却挺喜欢，说加入了，可看出我中篇创作的脉络，我便不固执己见。

对于出版业目前的情况，我所知甚少。

编辑们认为，虽是选集，还是不按以数字排卷的方式为好，应该有点儿新意。青年就是青年，什么事都企图在细节上做得与别人不一样。我理解这也是他们的一种事业心的体现。而对于青年们的事业心，我只有服从之。故此套书最后定下来，以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之中国“五行”中的五个字，分别代表五卷。没什么深奥，只不过是读者考虑周到的一种方式。编辑们认为，读者不一定非整套买，也可以喜欢哪一本买哪一本的。若以数字标卷，单本买了去就难免会有缺少不全之感。以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字代之，换位成读者想想，不全之感将会少些的。

编辑能这么替读者考虑，使我对他们在感谢之外，又心生出几分感动。

我自己却暗想——我的这一套中篇选集在文学的品质上，是打得住一向喜欢我的小说并一向勉励我写作的读者的。

而他们，是希望保存我这一套能够呈现全貌的中篇选集的……

梁晓声
2003 年 11 月末
于京

目 录

学者之死	1
档案	51
大鸟	111
激杀	159
盗靴	205
选修课	319
毕业生	387

学

者之死



孤

上

的

舞

者

他是一位学者。

他个子不高，虽然才四十六七岁，却早已“谢顶”。仅剩脑壳后半圈儿还有月牙儿似的一弧头发。即使那少得可怜兮兮的一弧头发，质量也分明的不太好。灰、白、黄三色间杂，细得像有些男人腿上的汗毛；软得“一败涂地”，仿佛一条儿劣等的长绒毡片儿。人人都说他很聪明。但是谁也说不清他是因为聪明才“谢顶”，还是因为“谢顶”才给人以聪明的印象。

他戴一副七百度的眼镜。框架很普通的那一种。他吸烟很凶。永远吸“高乐”。对别人说是吸惯了那一种清凉型的烟，其实是因为舍不得买也买不起稍贵些的烟。他的衣着永远随意得近乎邋遢。夏天差不多总是穿着半袖背心、短裤、塑料凉鞋度过。所穿的背心上又往往印着商标广告××手表或某某电脑什么的。但是他腕上从不戴手表。家里也没有电脑。

然而他真的是一位学者。一位很勤奋很钻研的学者。一位日子过得很清贫，甚至可以说过得很潦倒很困窘的学者。

他是农民的儿子。“文革”前考上了他所在那个省份的一所重点高中。“文革”中被迫回乡，又成了农民的儿子，当过普通社员，乡村小学教师，生产队会计，“文革”后全国恢复高考，





他又由生产队会计，变成他们所在那个省的一所文科大学中文系的学生。而且是一名总考分最高的学生。当然，也是全系年龄最大的学生。毕业后校方动员他留校执教，他没同意，报考了北师大中文系的硕士研究生。像当年高考一样，不但榜上有名，而且考分又独占鳌头。于是从此成了北京人。

应该说，他基本上是一个幸运者。他自己也经常的，不得不这么承认。但是乖舛的命运一旦闯入幸运者的生活里作祟，将一个幸运者的生活从此变得一波三折乱七八糟，就相当容易了。这时所谓幸运者们，也就不免地会以羡慕的乃至嫉妒的目光，去望周围那些所谓“庸常之辈”的庸常生活了。因为庸常总比不上强过十倍百倍。何况他的不幸，来得那么猝然；而他的幸运，原本就没有什么经济基础加以巩固的，因而也就完全承受不起意外不幸的摧毁……

“那是我最幸福的一段日子。无忧无虑，一门心思做学问，一门心思成为学者……”

他常向人们谈起他“最幸福”的那段日子。亦即他获得文学硕士以后，在某文学杂志主管评论栏目的那段日子。

“主编很赏识我，我是编辑中最有实权的。我只认稿不认人，我说‘上’，那就编发了！我说‘不行！毫无新观点！’哪怕是什么大人物的稿子，照退！……”

他不止一次对人说过类似的话。也对我说过。说时，他口吻相当自负，表情激越，不无自我标榜什么的意味儿。那时，他看上去踌躇满志。甚至可以说有点儿张狂。不过，我从来也没将他视为一个张狂的人。因为他说的是事实，许多人都曾向我证实，他并非在自我吹嘘。大家都挺尊重他，都以体恤的，抱有几分同情的态度听他说那类话。我也是。

他的妻子当年也是村里的小学教员。他上大学的四年里，他

的妻子不但教小学，而且不得不更多地养猪、养鸡，他读完大学全是靠了妻子，他和她当年教过的一些农村孩子，如今有不少也从大学里毕业了，有一个还获得了“洋博士”学位，成为国家级的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了。他们视他为“恩师”，是他的另一份儿骄傲，每年元旦前后，他们总是不忘寄贺卡给他。于是他就会将那些贺卡摆在家里最显眼的地方。有人来，他便指着自豪地说：“看，我的学生们寄来的！”当过乡村小学教师，是他最爱向别人津津乐道的经历。当年他是省一级的优秀小学教师，他妻子也是。

杂志社本打算任命他为编辑部主任。还打算申请名额，将他的妻子和孩子的户口一并解决到北京。总之是天高地厚地打算重用他，却不料他的妻子因多年积劳成疾，隐患性心脏病突然发作，猝死在给孩子们上课的讲台上。他闻讯悲痛欲绝，于是匆匆赶回家乡奔丧。他是很爱妻子的。这一种爱中，无疑包含有相当大的感恩图报的成分。半个月后他料理完妻子的丧事，将刚上小学二年级的儿子寄养在岳父母家，像一个经历了一场大地震劫后余生的人似的，整个人懵懵懂懂恍恍惚惚地回到了杂志社。一个时期内他对工作少心无肠。既怀念妻子又牵挂儿子。常常面对着稿子两眼发直。所编发的稿子也仿佛根本不曾校过，错白字连篇，甚至有丢句差行的现象，令人不忍卒读。于是作者纷纷抗议。于是刊物连期公开登载致歉信，于是别人当了编辑部主任。于是他的儿子的户口问题，社里也表示爱莫能助了。于是原本可以评上的中级职称没有了。原本可以分到的房子也告吹了……

于是他一下子陷入了事业的和人生的双重困境。好比一名跳水运动员，胸有成竹地走到了弹跳板尽端，已然收腹引身，伸起了双臂，就要使人看到一串漂亮的空中动作和入水的精彩情形，却不料弹跳板断了。径直往下掉，引起一阵阵嘘声……



所幸他命中该有“贵人”相助，那“贵人”乃是文学理论界的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，因读过他的两篇文章——《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》和《误区走向误区——中国作家的迷惘之我见》，大有“英雄所见略同”之感，故垂爱地记住了他的姓名。一日与人闲谈，不知怎么就谈起了他，对方告知他的处境不佳。我们那位德高望重的文坛长者，听了可就坐不住了，非常之同情，也非常之激动，在客厅里踱来踱去，仿佛自己的得意弟子受了委屈一般。最后下定决心，要做一回伯乐，提携有为青年于意志消沉之际，于是当即写下一封热情洋溢的评价甚高的举荐信，将他举荐至某文艺研究所……

我认识他，就是在他到了那文艺研究所以后，在一次文学研讨会上。

“吴谭。文艺研究所的。学者……”

别人向我这么介绍他。“学者”二字，说得有点儿模棱两可。

我主动与他握手的时候，他强调：“是‘天方夜谭’的‘谭’，不是谈话的‘谈’。二字虽有同义，但谈话的谈一般不作姓氏用，只有‘天方夜谭’的‘谭’才作姓氏，比如谭嗣同。故‘谭’、谈二字还是大有区别的。”

我握着他的手，一时竟有些不知该作何种表示为好，“谭”、“谈”二字的区别，他不讲，我也是清楚的。刚认识，互握着的手还没松开，便被当成一个经常写错白字的学生似的，耳提面命地“谆谆教导”了一番，可完全是我没想到的。

他仿佛一眼便将我的内心活动看了个透。一笑，又自嘲地说：“我教了几年小学，养成了‘好为人师’的臭毛病，你可千万别介意啊！”

看来他是一个极为敏感的人，也是一个目光好犀利的人。



我笑了，说：“幸会。”

他也说：“幸会。”

说得都不免有几分酸气。

于是他将一只手亲热地拍在我肩上，和我走向一个角落，继续开会。

我请他吸烟，他也请我吸烟，结果我们出手的都是“高乐”。

“你也吸‘高乐’？”——他顿时显出愉悦的样子。仿佛我们吸同一种牌子的烟，必定将预示有许多共同语言似的。

我没拒绝他的好意，吸起了他的红牌子“高乐”，他也没拒绝我的好意，吸起了我的绿牌子“高乐”。

我说：“吸惯了这种凉烟，再吸别的烟，就觉得太冲了！”

他说：“我也是。‘高乐’还有一大特点，在一个有限空间里，连吸几支，仅等于吸一支别的烟对空气的污染。这烟最适合咱们文人在创作的斗室里吸，对不？”

我说：“对。”

尽管才彼此认识了几分钟，我已经归纳了一条与他交谈的“经验”——他说什么你要显出洗耳恭听的样子。因为但凡够一个话题，他谈起来都很投入，都很认真，甚至有几分较真儿。并且都似乎准备掰开了揉碎了，打算和你进行热烈的讨论，继而打算和你展开辩论，你如果不是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，对他岂不意味着是一种大大的不敬吗？而你如果没有情绪谈，那么就千万别插话，别对他的话提出疑义，你一提出疑义，他就可能会将你扯进某一个话题的“深渊”里去，使你难以自拔。不管那话题有没有多谈的意义和意思。也不管你是否情愿。在生活中，在我们的周围，这一类人正日渐地多起来，他们所患乃可谓之曰“中国传染性讨论综合症”——自诊之，我自己其实也是早已患上了。



这一种病症的。只不过没到很严重的地步罢了。

他又向我俯耳悄问：“你听说过吗？这种烟吸多了，好像会影响人的……人的什么功能。我指的是咱们男人那方面的功能……”

问罢，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，表示轮到他自己洗耳恭听了。

我不禁笑了。

我说：“任何一种牌子的烟，吸多了，都会影响咱们男人那方面的功能。岂止影响那方面的功能呢？对人的健康的总体不良影响至少可以举出十条嘛，相比之下，我认为咱们吸的这种牌子的烟，肯定对人的健康的危害是最小的。既吸之，则安之吧！”

“你真的这么认为？”

“真的。”

“我曾打算换一种牌子吸。现在听你的了，不换了。既吸之，则安之，不过你不是这家烟厂的特约广告宣传员吧？”

他一边说，一边掐灭了烟屁股，又点上一支。

他烟瘾很大。

当时已有一位评论家在滔滔不绝地发言。引经据典，“挥斥方遒”。但究竟说了些什么，我也没细听，有一耳朵没一耳朵的，信笔在一页纸上胡乱画着……

吴谭和我相反。我们关于“高乐”的交头接耳一告终，他便开始很认真地听。其实很认真听的人极少，尽管发言者的兴致极高，仿佛正在佳境里似的。

这个吴谭，他一边听，一边不断地摇头，脸上做出种种听了不以为是不敢苟同的公然的表情，口中还发出“什么呀”、“得了吧”、“胡扯淡”、“拉倒吧”之类的喃喃自语，不消说，招致了许多目光，也招致了发言者的抗议。



孤

上

的

舞

者

我以为，在那么一种场合，发言者们都不外乎是在自言自语。座谈会嘛，从某种意义上讲，也是给一些人提供可以感觉十分良好的、当众自言自语的权力。中国人其实是少不了发言或听别人发言这一种生活内容的，尤其是中国的文化人、知识分子们。这一种生活内容，已经有点儿变成了最基本的，与吃喝拉撒睡一样不可被忽略的要求。既然如此，干扰别人行使享受自己的权力，起码是不礼貌了。

那些被他招致的目光，特别是发言者的抗议性质的目光，难免令我感到不自在，感到如坐针毡了。我和吴谭挨得那么近，惟恐被别人误以为，他表现出的种种大不敬，是受着我的暗中怂恿和唆使，将我视为他的同伙。那我岂不是太无辜了吗？可吴谭他摇头时，脸上做出种种不以为是不敢苟同的表情时，口中不耐烦地发出喃喃自语时，目光却并不望向别处，单望着我。还每每地用胳膊肘拐我一下，用肩头撞我一下，或者俯耳和我嘀咕几句。总之搞得我非常之被动，恨不得立刻站起来对发言者说：“他只代表他，丝毫不代表我！”——其实他的不以为是不敢苟同，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足以代表着我的。可那发言者是我的友好哇！

我对吴谭说我去上厕所，一说完便起身离去。这是我急中生智想出来的权宜之计。在走廊里，我缓而慢之地吸完一支烟，才回到会议室。我没回到原座，在靠门口的一把空椅子上坐下。那样我便可以面对发言者。我希望我的这一位友好看见，他发言时我是众人中最虔诚地洗耳恭听的一个……

我的那位友好仍在滔滔复滔滔，雄辩复雄辩。

“哎，对不起！打断您片刻，提个小小的请求可以吧？”吴谭猛地站了起来。

一时间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他的身上。我的那位友好一句话没说完，口欲闭而还张，瞠目望着吴谭怔住了。

